

### 海清主演的电视剧《甜蜜》在央视八套热播,众多中生代女演员以演技“突围”引关注

# 她们不惑之后的温润光芒,从自强独立中“杀”出来

■本报记者 姜方

由海清主演的电视剧《甜蜜》在央视八套播出。剧中,海清饰演的田蜜经历了人生的重大挫折后,毅然决然地担起偿还巨债、重振企业的责任,展现了当代女性独立自主的奋斗精神。同样,近期热播的电视剧《正青春》里,吴谨言、殷桃、左小青、刘敏涛等女性主演凭借个性鲜明的演技,讲述了不同代际女性在职场和生活中的成长故事。

尤记得2019年,海清在某电影节上道出中年女演员的尴尬——在大多数国产剧的剧本里,中年女性的角色总是逃不开母亲、妻子和婆婆,很多三四十岁的女演员都曾陷入“要么装嫩,要么扮老”的窘境。两年过去,《三十而已》《摩天大楼》《流金岁月》《阳光之下》等女性题材剧集不断涌现,越来越多展现独立自我、具备职场魅力的女主角“圈粉”无数,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“中生代女演员无戏可拍”的困境。

视野开阔的当下观众更愿意看到的,是基于人性与真实,展现女性各个年龄段之美、之感、之强的影视作品。45岁的刘敏涛说:“我18岁的时候是黄金年龄,我48岁也是黄金年龄,可能我到了68岁,还可以拿奥斯卡呢。”一直被她视为偶像的梅丽尔·斯特里普,正是在69岁时又捧回一座小金人。中国观众也喜闻乐见更多年过40的女演员,在好作品中展现她们多样化的风采。

## 用女性的坚韧去面对人生的难

电视剧《甜蜜》在爱奇艺、芒果和腾讯三家网络平台同时开播,开头的剧情却并不甜蜜。丈夫因公司甜蜜



刘敏涛主演的热播剧《正青春》剧照。

科技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危机,压力过大而突发脑溢血致死,女主人公田蜜一夜之间从天堂坠入地狱。不少网友对海清一秒入戏的演技给予好评——无论是猛然间听到丈夫出事时的呆滞,以及不愿意相信这一切时的茫然失措,还是为了不让远在美国治病的父母担心的坚强与隐忍,都让人心疼万分。

从养尊处优的富太太跌入生活谷底,不但失去了深爱的丈夫,资产还被冻结甚至流离失所,突然到来的灾难对田蜜的打击是巨大的。作为一个有情有义、性格坚韧的女性,她愿意承担因丈

夫猝死而需偿还的债务,勇于面对人生的难。现实生活中,每个人都可能遭遇意外,比如失业、得病、家人离世等,而如何从困难中重新振作,也是所有人一生都要面对的课题。《甜蜜》的真实意,正是通过田蜜面对人生挫折时的抉择来引领剧情,展现女主人公内心深处的真实力量。

根据目前播出的剧情,从各路讨债人的各怀心事,到好友的丈夫欲借给女主角房间却打着歪心思的貌貌岸然,都是那么传神和写实。《甜蜜》后续能否获得较好口碑,关键在于女主角能否在



海清主演的电视剧《甜蜜》剧照。

保持自我人格独立的前提下,和任重饰演的信托经理常胜并肩拼搏,最终赢得事业成功,实现自我成长。若女主角完全依靠男主角的帮助一路猛开金手指,难免又沦为中年“玛丽苏”。

事实上,就在前几年的国产剧中,40岁以上当代都市成熟女性的形象十分稀缺。这也不难解释,2018年网友自发编写《淑女的品格》剧本,“脑补”袁泉、陈数、俞飞鸿、曾黎四位40+实力派女演员“飙戏”曾经刷屏多日;2019年,38岁的演员杨蓉在社交媒体说“我渴望转型,想演嫁不出去的大龄女子,或者生

活里忧伤跟喜悦一样多的单亲妈妈,想拥抱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观众,引起无数网友共鸣。不少中年男演员以睿智、从容的“大叔”形象圈粉并迎来事业第二春之后,期待更多中年女演员遇见合适的角色,闪耀属于个体生命的丰富光彩。

## 不被年龄束缚,用“一人千面”活出女性真我

端庄、大气、坚韧,这是不少观众心中刘敏涛的荧幕形象。而热播剧《正青

春》的舒婉婷作为公司里运筹帷幄的力量,对职场生态和人情世故都把控精准,刘敏涛以细腻饱满的演技,展现了这个角色八面玲珑的一面。有剧评人说,她看似人畜无害,唇边带着微笑,对待下属和和气气,但和空气中有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心机,甚至是谈笑间暗潮涌动的气场。网友们留言“舒总又美又飒”“姐姐的职场BOSS(领导)气场爆棚,看不够”。

其实,从她在多部剧集和真人秀里的表现来看,刘敏涛不仅能演端庄优雅的角色,也能把飞扬跋扈的角色演得入味。在不少女演员早年成名、30岁后无戏可演之时,刘敏涛反其道而行之。2015年凭借《伪装者》《琅琊榜》被观众记住时,她已近40岁。她可以是《伪装者》里霸气干练的大姐明镜、《琅琊榜》中隐忍贤淑的静妃、《欢乐颂》里威严唠叨的妈妈,也可以是《演员的诞生》里一口京腔的慈禧、《声临其境》中高傲强势的“穿普拉达的女王”……“一人千面”道出不少观众对她演技的称赞与认可。

刘敏涛上一次大规模“出圈”,是去年5月她在某台晚会中演唱的《红色高跟鞋》。身着一袭烈焰红色露肩长裙,在歌声中袅娜而又随意地摇摆身体,还时不时露出挑眉、眼波流转的俏皮表情……这段演唱两天之内观看量超过3000万,网友评价“三分讥笑,三分薄凉,四分漫不经心”。后来,涛姐又甩去优雅风衣,和摇滚乐队新裤子同唱《你要跳舞吗》,又酷又飒的表演再次登上热搜。

一夜之间成为“姐圈”顶流,本质上是因为刘敏涛的“反差萌”。她用行动证明40多岁的女演员,可以“甜蜜”、可以“正青春”,也可以有自己定义自己的任何样子。不被年龄所束缚,不受偏见之影响,只要心怀目标勇往直前,女性的人生“爽文”为何不能从中年开始?

# 上博“上新”,来看看艺术珍品中牛的“踪迹”

■本报记者 李婷

今年是牛年,在中国人的心目中,牛是亲密而又善良的朋友,可与之共甘苦、同劳作,寄托着人生美好安定的向往。从古至今,牛也是艺术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。以上海博物馆为例,在青铜器、玉器、书画和印章上,皆可以看到牛的“踪迹”。

日前,该馆首次聚焦东亚文化圈下的生肖习俗,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共同联手推出本年度第一个新展:“卓卓迎新——中韩牛年生肖文物交流展”,并在部分常设展厅特别展出不同类别的牛年文物,为人们呈现艺术珍品中牛的“踪迹”。为了让大众足不出户欣赏到这些艺术精品,上海博物馆在官微上进行了详细的图文解读。

## 曾是重大祭礼中的“特性”,常出现在青铜礼器上

据文博专家介绍,我国牛的驯化,距今至少已有7000年的历史,浙江余姚河姆渡和桐乡罗家角两处文化遗址的水牛遗骸,证明当时中国东南滨海或沼泽地带,野水牛已开始被驯化;而普通的牛种则在6000年或更早时期已被驯化。

上古时期牛的最主要的用途是肉食和祭祀。由于体量大,喂养容易,因而牛在当时驯化的各种家畜中显得最为重要,是重大祭礼中的“特性”。因此,在古代青铜器制作中如遇最重要的动物型礼器,往往选择以牛为造型。比如,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商代晚期的风纹牺觥,整器为一头牛的造型,牛首、牛背作盖,牛背上立有一虎为盖钮。牛的颈部作短流口,腹部浑圆,腹下部有四个小乳突,尾部垂有尖短尾,四个壮实的蹄足后部有突起并列的小趾。这些生动的细节反映了古代工匠细致的观察力和惊人的艺术表现力。青铜觥是用于盛酒的礼器。此器为20世纪50年代拣选于上海冶炼厂,其形制、纹饰与1977年湖南衡阳包家台子出土的一件牺觥基本一致,仅在细部纹饰有微小的差异,很有可能是同地区出土,后辗转流入上海。

到了春秋战国时,牛被用于耕田,出现了宁威等著名相牛家。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尊春秋晚期的温酒器牺尊,造型写实生动,牛鼻处设一铜环,表明此时已采用了“牵牛鼻子”驯养耕牛的方法。至汉武帝时,搜粟都尉赵过创造了轮作制——“代田法”,发明和推广了耨车(播种器),使牛耕得到广泛应用,取代了落后的耒耜农具,牛的地位愈显重要,成为六畜之首。

清代任熊的《甯威饭牛图页》描绘了《吕氏春秋》中“甯威饭牛”的典故。这



是一个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故事:相传甯威想到齐桓公那里去求取官职,因为穷困无法接近齐桓公,于是,受雇替商人赶车到齐国去,夜晚就在城门之外住宿。齐桓公到郊外迎接客人,甯威在车前给牛喂食,看到齐桓公而悲伤,敲打着牛角,唱着很悲伤的歌曲。齐桓公听见后,命人将其带回并排除众议重用了他。此举为齐桓公赢得了人心,使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。在创作《甯威饭牛图页》时,任熊以笔墨勾勒造型,然后加以渲染、设色,结合了人物、山水、动物各科画艺,又不失文人画的雅趣。

## 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,寄托着对美好的向往

一件宋人绘制的纨扇作品《柳下双牛纨扇图》,体现了牛在古代以农为本的社会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。画面主体是一

对在夏日农闲时自由放牧的母子牛,一大一小,一静一动,对比生动。母牛脖子上的缰绳不受约束,体现了人与牛之间和谐信赖的关系。此作描绘的是南方水牛的形象,造型精准,技法全面,代表了南宋院体画的高超水准。

生肖牛与十二地支的第二位“丑”相对应,所以称为“丑牛”。根据属牛人出生的不同年份,又可分为乙丑牛、丁丑牛、己丑牛、辛丑牛、癸丑牛。明代,以朱豹、朱察卿父子为代表的朱氏家族是上海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望族。朱豹于正德十二年登进士,这一年正好是丁丑年,为此他请人刻了一木一石两方“丁丑进士”同文印以作纪念。两印印钮造型饱满,工艺高超;印文皆为白文,风格相近,使用牙木雕中直刀深雕细剔的传统工艺。这两方印,目前皆保存在上海博物馆。

牛在我国古代的农耕文明中不仅是生产资料,还是重要的文化符号,如立春节

气的重要习俗“打春牛”就有规劝农事、策励春耕的含义。清代康熙年间的景德镇窑五彩耕织图碗充满童趣:碗心绘牧童骑牛,并将斗笠高高抛起;外壁绘农夫驱使水牛耕田的场景。该图像来源于康熙《御制耕织全图》,一侧又以金彩书写南宋楼璠的《杪》诗一首。“杪”是土地经过耕、耙之后的下一道工序,作用是进一步破碎土壤,使水田平整、土肥相融。画面中农夫所持的带有列齿的农具也叫做杪。

童子牧牛题材因极富生活气息,兼具山野之乐,一派天真,一直广受青睐,不仅是绘画作品中的“常客”,也为玉器创作带来了许多灵感。比如,二十世纪初期的一件玉童子牧牛圆雕,主体为一卧牛,牛背有一童子,左手扶牛角,右手执鞭,似正攀爬上。隋唐以降,玉器转向生活化、玩赏化,艺术陈设品应运而生。至明清,富贵人家无不摆放玉质陈设以彰显文化品位,又以玉质人物、动物、山子等较为常见。

本报讯(首席记者范昕)申城美术馆阵营再添新成员。豫园旁,古城公园口,由沪南钱业公所原址改建而成的胡问遂艺术馆昨天正式开馆,“濯古来新——胡问遂书法作品展”同时揭幕。这是一处专门展示胡问遂书法作品、开展书法艺术研究交流和教育普及活动的展馆,已被市教委授予“上海文化艺术馆教学实践基地”。

“胡问遂艺术馆的建立,无论对于海派文化品牌的打响,还是对于申城美术馆事业的发展,都有着重要的意义。”上海市美术馆协会会长朱刚表示,一来,胡问遂既是海派书法大家,又是书法教育大家,这使胡问遂艺术馆肩负着书法传播与教育的双重使命;二来,在上海多达近百家美术馆中,这样的书法艺术馆较为稀缺,极大地丰富了美术馆体系,况且书画同源,对于育人同等重要。

2019年,胡问遂家属将所藏胡问遂经典作品近千件捐赠给黄浦区人民政府,希望进一步光大海派书法,传承中国书法艺术。为了让这些饱含艺术大家心血的珍品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,胡问遂艺术馆经黄浦区批准成立。该馆所在的建筑,是一幢始建于清光绪年间的三进院落,掩映在一片竹林中。胡问遂被学界誉为一派“正大气象”的众多书法作品,悬挂在两大间厅堂的白墙上,自有一种威严。其中,展厅中央四角草书榜书大字“濯古来新”,浑厚苍劲、饱满劲健,格外具有分量。

“濯古来新”,正是胡问遂在书法创作实践方面的主张。他广览博取传统书法之养分,最终又经反复实践,由“古”海里真正游出来,抵达“新”的彼岸。如是传承创新经历,使得胡问遂逐渐形成宽博雄健、气象正大的风格。在业界看来,这种书风不仅仅指一种笔墨风格,更饱含一种精神追求,其间充盈着一股整体、规范、阳刚、雄健的力量,催人奋进,因而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和引领作用。与强气象之正大的书法创作相对应的,是胡问遂在书法教学上所彰显的真谛使命感。他为新时期海派书法的振兴与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。例如,他曾协助沈尹默筹建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,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书法组织,并在沈尹默的倡导下创办前所未有的大型书法学习班;他也曾书写出版《大楷习字帖》《胡问遂行草字帖》《胡问遂篆隶四种》《胡问遂十一帖》等,滋养了几代书法爱好者;周慧珺、周志高、丁申阳、刘小晴等当今一批书坛名家都是他的弟子。

业内期待胡问遂艺术馆今后成为上海书法界的一张亮丽名片,培育上海书法人才的摇篮,同时也是文化底蕴深厚、艺术气息浓郁的文化展示新阵地、海派文化新高地。据悉,以胡问遂艺术馆为主体,上海书法家协会携手上海市教委将开展《胡问遂杯上海市学生书法大赛》,举多方之合力,为更多的青少年学生搭建书法展示平台和书法教学实践契机。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潘善助指出:“从青少年开始提高书法审美很有必要。市民的艺术修养,与美好生活息息相关。审美基础有了,创作上的高峰也才能进一步期待。”



胡问遂艺术馆展厅。

# 胡问遂艺术馆开馆,书法育人有了新载体